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五章



加爾迪恩斯修道院 ~ 1347年8月

隧道裡的火炬早已熄滅，只剩下一盞傾斜著。

一盞燈從牆上的支架上透出，照亮了拉撒路古雅的地下墓穴入口。在明亮的光線下，伊凡高大的身軀緊貼著門框，目光專注地閱讀著一封信。房間裡，拉撒路坐在床邊，正用木碗啜飲著湯汁。

拉撒路邊吃東西邊問：“修士，你讀什麼書？”

「我明天會給薩爾維蒂諾修士寄一封信，」伊凡回答，眼睛埋在信裡。

“他是誰？”

「一位下議院修士，曾在此修道院居住。在你之前，在你出生之前。」

他現在在哪裡？

“在義大利，坎切洛，另一個修道院。”

為什麼要給他寫信？

“他欠我一個人情。等我們去義大利之後，他可以幫我們解決一件小事。”

「義大利呢？那勃根地呢？」

“義大利第一。”

“奧迪諾修士還和我們一起來，對吧？”

僧侶點頭肯定道：“他同意了。”

“薩爾維蒂諾修士對您有何恩情？”

伊凡短暫地將目光從書頁上移開。“夠了，拉撒路，吃吧。”

拉撒路又咬了一口，簡單咀嚼了幾下，然後轉向伊凡。“你不在的時候，我看到一個人被帶到這裡，關進了其中一間牢房。他做了什麼，修士？”

“這名囚犯將因異端罪受審。他將於明日早晨被帶走。”

他做了什麼？

“他與你無關，拉撒路，吃吧，很晚了。”

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伊凡，伊凡正全神貫注地看著那封信。他從碗裡抓起一點肉和麵包，丟到床底下，然後繼續吃。

「或許他餓了，」拉札勒斯建議。

伊凡清了清嗓子，重新折好信，塞進長袍裡。“吃完飯，孩子。我不想讓你靠近他。明白了嗎？”

「我願意，修士。」伊凡盯著碗，目不轉睛地看著拉札勒斯一口一口地吃，直到他把最後一塊麵包塞進面罩的口鼻處。伊凡滿意地笑了笑，拿走了空碗。拉札勒斯則迅速鑽進了被窩。

伊凡給他蓋好被子。“你禱告了嗎？”

“我祈禱過了，修士。我為那名囚犯祈禱了。”

“太好了。那我們明天早上見。晚安。”

“晚上好，修士。”

伊凡邁著大步離開了房間，他從牆上取下門口的火把，走出了地下墓穴。

拉札勒斯從一堆毯子後探出頭，看著門口的景象漸漸消失在黑暗中，伊凡的火把光芒沿著走廊緩緩移動。他側耳傾聽涼鞋敲擊石板的聲音，那是伊凡正沿著地下墓穴的樓梯向上攀爬。最後，遠處傳來嘩當一聲門響，拉札勒斯猛地坐了起來。此時，他更多的是出於好奇而非父母的教導，從床底下取出食物，用布包好，踮著腳尖沿著走廊走去。來到隧道交會處，左邊是貝尼恩隧道，右邊是一條短走廊，他向右轉，進入一條由牢房組成的小通道。六扇牢房門沿牆排列，三扇相對，三扇相對。這些房間並非安葬死者的墓穴，而是裝有鎖的牢房，用來囚禁活人。門上的窄窗裝有滑動的鐵板。

拉撒路走到右邊最後一個牢房。他拉開窗戶，低聲的祈禱聲停止了。

“您好，先生。我帶來了食物。我是拉撒路。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和您談談。”
牢房裡的稻草沙沙作響，一個聲音響起：“你好，拉撒路。願主基督的名被高舉，祂就是耶穌。”

拉撒路從窗戶遞過食物，回答說：“祂是應當稱頌的。先生，請收下這些食物。”

當囚犯取回東西時，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他的臉。他是個年輕人，淺色的頭髮，棕色的眼睛，稀疏的鬍鬚襯托出他清瘦的五官。

「我感激不盡，」囚犯回答。他蹲在門邊，拉撒路也跟著蹲了下來，兩人之間只隔著兩吋厚的橡木板。

拉撒路敲著門。“你為什麼在這裡？”

囚犯含著嘴回答說：“我被控犯有異端罪。我要接受宗教裁判。”

你做了什麼？

“我效法耶穌的生活方式。”

“那麼，這怎麼能算是異端邪說呢？”

囚犯吞下嘴裡的食物，解釋道：“一位主教帶著他的許多士兵來到我們村子，召集了所有人。他把我們的名字和職業都記在了他的……”

統計簿——用來決定我們向教會所繳納的什一奉獻的金額。村裡許多人
我們是懺悔兄弟會，聖方濟第三會的成員，我們拒絕了。“這是錯誤的。”

「繳什一稅是錯的嗎？」拉撒路問。

耶穌一生都過著完美的使徒般的貧窮生活。所有屬神的人都必須效法基督。經上記著說：
「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一個人如果身無分文，也沒有營生，那就是貧窮的。

然而，他仍然可以在基督裡富足，並向基督獻上十分之一的奉獻。

“為何如此？”

「田裡要留下十分之一不耕種，牲畜裡要留下十分之一自由，果實裡要留下十分之一不摘取；要將你食物的十分之一給飢餓的人。十分之一的奉獻，就是獻給神的祭物，是獻給神的祭物。」

除了上帝以外，寺廟不應該收取任何什一稅——它們只是敬拜的場所。

“但是，教會確實會幫助窮人，對嗎？”

「如果教會收取了本應獻給上帝的什一奉獻並將其挪用，無論其初衷如何，這筆奉獻就不是獻給上帝的，而是獻給教會的。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中都有這樣的說法。」

“先生，我知道這些詞句。您有沒有把這些詞句展示給主教和士兵們看？”

“他們認識這些人。”

「為什麼你們不告訴他們你們要工作，等他們離開後，你們就可以一起逃走了？」

“耶穌逃跑了嗎？”

拉撒路搔了搔頭，在石板路上搜尋了一番，然後才把注意力轉向……

門。「那麼或許你可以告訴他們，你將從事與耶穌相同的職業。告訴他們，你的職業是向貧苦大眾傳授上帝的知識。把你的教導分給他們十分之一，好嗎？」

囚犯輕笑了一聲。拉撒路像只困惑的狗一樣歪著頭。「沒那麼容易，拉撒路。我必須向上帝發誓。宗教裁判所已經準備好了定我罪的審問詞。我不能發誓撒謊。我已經被判刑了。我將被處以火刑。」

「燒死？教會燒死人？」

“數百人；已被燒毀。”

「教會？然而，教會是屬於上帝的。為什麼它要燒死人呢？」

“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未繳納什一稅或信奉其他宗教。”

最後，拉撒路反駁道：“那麼，關於謊言，聖馬太福音中說：人的一切罪孽和惡言惡語都可以得到赦免，然而，褻瀆聖靈的惡言惡語卻不能得到赦免。”

“不可說謊。拉撒路，你難道不記得這些話嗎？”

拉撒路開口道：“我認識他們，先生。但是，如果他們燒死您……”

“我不會像耶穌那樣發誓。我不會逃離那些不公正地定我罪的人。”

我也不會為了自保而對他們說謊。

“先生，如果他們燒死您……”

耶穌既沒有說謊，也沒有試探人。拉撒路，不要試探我，使我背離主。

先生，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

“的確如此，拉撒路。”

「既然你知道他們會燒死你，為什麼不讓我開門呢？」

「我已是自由的。這扇門，無論開著還是關著，都無法帶來自由。自由是……」之內。」

“請允許我打開這扇門，以便您逃走嗎？”

“當然不是。拉撒路，你又在試探我嗎？”

“我沒有，先生。只是，我不明白您為什麼不想自救。”

「拉撒路，信吧。我已經得救了，單憑信心。」

“他們會像你所說的那樣燒死你嗎？”

“他們會的。”

“先生，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為什麼我沒有讀到類似的事情？”

“或許你現在不方便閱讀這些書籍。然而，你學識淵博。你是位神職人員的孩子嗎？”

“我是。”

「啊！原來如此。正如男人駕馭駿馬、放牧牛群，你既是駿馬，又是牛群。兒子會成為他們的父親，神職人員的子女會成為他們所侍奉的修士。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

拉撒路低下頭，思索著這些話中的智慧，然後又轉身走向門口。“先生，您叫什麼名字？我好知道我為誰禱告。”

「我在基督裡是個窮人，請為我禱告。」史特勞挪動著身子。「感謝你們的慷慨和陪伴。現在，我必須開始自己的禱告了。主基督耶穌的名是應當稱頌的，聖彼得·約翰·奧利維的遺囑也是應當稱頌的。他們的名都是應當稱頌的。」囚犯吟誦著，從門口爬了出去。“晚安，拉撒路。”

拉撒路在他身後喊道：“基督裡的窮人？”

沉默。

「基督裡的窮人？」拉撒路再次呼喊。然而，那囚犯卻不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於是，拉撒路離開了牢房，大步走去。然而，在他回房間的路上，一離開走廊，就聽到一陣劈啪聲從主通道旁、正對著他離開的通道的一條隧道裡傳來。這聲音如同木頭碎裂，從貝尼恩隧道深處迴盪而來——這條隧道是更古老的……

眾多地下通道。拉札勒斯記憶中一直存在著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同鐵律一般——那就是他可以隨意穿行於所有地下墓穴，唯獨不能進入貝尼翁。伊凡禁止他踏入貝尼翁危險的頂石之下，那些頂石搖搖欲墜，即使是小雨過後也會漏水。此外，貝尼翁不過是一條死寂的側通道，只有幾扇緊閉的墓室門。

他那鏽跡斑斑、纏繞在一起的髮髻，讓他沒有理由冒險進去。然而，伊凡低估了拉札勒斯日漸萌生的獨立意識，就像所有溺愛孩子的父母常常做的那樣——輕信而又視而不見。

拉撒路站在貝尼翁的入口處，聆聽著水滴在空曠的井底迴盪的聲音。他又聽到了那動靜，聽起來像是木板在重壓下發出劈啪聲。

負擔。好奇心咬了他。誘惑的果實讓他屈服。獨立精神驅使著他。於是，他深吸一口氣，環顧四周，躡手躡腳地沿著貝尼恩隧道向下走去。他飛快地掠過隧道裡眾多的墓室門，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最終，他來到了走廊盡頭，發現了騷動的根源。最後一扇墓室門向外彎曲，門上佈滿了鋸齒狀的碎片，縱橫交錯地劃破了門體。

豎直的木板。

木門與石框之間已經出現了一道縫隙，鐵鎖也斷裂了。他睜大眼睛，從門縫間偷偷往裡面看，發現右側牆上鑿著一排長方形的凹陷——那是四層樓高的墓穴，裡面有人居住。地窖裡，一張桌子擋住了他們進一步的視線。一個鏽跡斑斑的鐵十字架掛在後牆上，但只有一半露在外面——更別提這間陰暗房間的全貌了。

他嗅了嗅門縫，辨別出幾個世紀以來從墓穴中滲出的交織氣味：腐爛布料的氣味；白堊質骨骼的氣味；陳年真菌的霉味；以及潮濕石頭的甜香。拉撒路被徹底的好奇心所吸引，將手指伸進門縫，用力一拉。門板刮擦著地板，被他用力撐開。新木頭碎裂。碎裂。甚至

「砰！」瞬間，大門爆裂，木板碎片四濺，砸向對面的牆壁。門上方的拱形石塊也隨之坍塌，拱頂石失去了支撐力。更高處，一大段牆壁和相鄰的屋頂坍塌，引發雪崩，碎石如瀑布般傾瀉而下。在一片轟鳴的混亂中，他縱身躍入航站樓牆壁的遠角，一些磚石碎片墜落到地面。

四周再次陷入寂靜，只有潺潺的流水聲拍打著石板。塵土和碎石落定後，拉札勒斯緩緩站起身來，雖然渾身髒兮兮的，卻毫髮無傷。他豎起兜帽下那對像狗耳朵一樣的耳朵，四處張望。流水聲如同脈動的轟鳴，石子滑落的聲音如同巨石墜入深谷，老鼠輕快的腳步聲如同雷鳴般的蹄聲。然而，拉札勒斯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貝尼恩隧道入口處。他沒有聽到墓穴大門吱呀作響，也沒有聽到僧侶涼鞋敲擊石階的聲音，只有遠處牢房通道裡囚犯在稻草堆中挪動腳步的聲音。

拉撒路環顧四周，發現周圍的殘骸。隧道盡頭的牆壁大部分仍屹立不倒。除了石塊在他身旁崩落留下的一個小凹坑外，他毫髮無損。牆體受損的部分如今看起來像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洞。一股陳腐的、彷彿已經沉寂了三個世紀的霉味，正從洞口傾瀉而出。這時，他意識到，

原本看似廢棄的貝尼恩隧道盡頭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堵搖搖欲墜的假牆，很明顯，通道還在繼續向前延伸。

拉撒路透過洞口向外張望，兜帽在風吹過的洞口前飄動。除了一個地方之外，這條延伸的隧道與未封閉的部分幾乎完全相同。隧道似乎還沒完全建成就被廢棄了，因為雖然隧道壁上排列著墓穴，但沒有一個墓穴裝有門。他推開鬆動的石塊，走了進去。

在他看來，這些墓穴從未存放過遺骸。第一個沒有，第二個也沒有，而且屍體總是會在下面的石頭上留下一層鏽跡，即使幾個世紀也無法去除。他繼續沿著隧道往下走，大步走過無數個墓穴。未使用且未完成的墓穴。

雖然地穴中的空氣依然清新，但當他繼續沿著走廊深入時，空氣中卻瀰漫著死亡的氣息，隨著古代遺骸的污染而愈發濃烈。拉撒路繼續深入。在隧道的盡頭，他發現最後一個墓穴的入口與其他墓穴不同，那裡有一扇矮小破損的門，卻被殘存的石牆封死。彷彿後來又砌了一堵新的石牆，用來掩蓋這扇如今已暴露出來的門的痕跡。從破裂的門板後，散發出腐朽的氣息。他挪開鬆動的石塊，撕開蛛網，撥開佈滿坑洞、蟲蛀的木板，鑽了進去。裡面一絲光線都沒有，但在那扇矮小破損的門後，一片死寂般的黑暗中，拉撒路飢渴的瞳孔異常地放大。它們如同完美的夜行捕食者的眼珠，剝去了黑暗的鱗片，看清了一切。

地穴看起來像是曾經用作居住的地方，但氣味明顯是墳墓的氣味。破碎的陶器、腐爛的布料和佈滿灰塵的器物散落在各處。拉撒路搜遍了牆壁的壁龕，卻沒有發現任何僧侶裹屍布包裹的遺骸。

相反，這些敞開的墓穴曾被用作儲藏架，堆放著各種奇奇怪怪的雜物。空氣中還瀰漫著另一種氣味，淡淡的墨水味。拉撒路穿過房間，站在一張狹窄的桌子和長凳前，這曾經是張書桌。桌面上滿是刮痕、蠟漬和墨水漬。桌上放著一個空空如也、佈滿結痂的墨水瓶。

當他仔細觀察桌子表面時，發現它有些奇怪之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湊近仔細觀察，微微歪著頭。墨水瓶和墨漬都看不出什麼特別之處；然而，究竟是什麼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的存在卻又模糊不清。他把鼻子靠近桌面，湊近聞了聞。然而，什麼也沒聞到。

然後他後退幾步，俯身看向桌子。它就在那裡。拉札勒斯拂去一層灰塵。任何縈繞在心頭的好奇，都只存在於他的雙眼之中。灰塵和碎屑清除後，桌面上殘留的刮痕清晰可見，他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雕刻雜亂無章，但符號卻井然有序。它們並非像形文字。它們更像是連續排列的幾何圖形。這些圖形的位置和間距決定了發音，以及拉撒路所理解的含義。

眼睛。在熟悉的圖案中，圓圈和線條組成字母、單字、句子。最終匯聚成清晰易懂的意義。然而，這些銘文既非法語也非拉丁語，而是一種筆墨世界聞所未聞的奇異語言。事實上，桌上的訊息不可能由人書寫，因為這種語言從未在世間出現過。拉撒路費力地念出了這些文字，並領悟了它們的意義：

今天，我送給弟弟一份禮物。
這個密室裡藏著我的全部遺言。
在墓穴的角落裡，
它有四塊石頭高
第四塊石頭鬆動了。

拉撒路望向墓穴的角落。那裡比地面的石板高出整整四塊牆石。一塊磨損的石頭邊緣，露出了缺失的砂漿，形成一道狹窄的縫隙。他從牆上取下石頭，從佈滿古老蛛網的縫隙中，拿出一卷厚厚的泛黃紙張。他把紙張展開，放在桌上。

最上面一頁是一封信，內容是：

為了你，我的兄弟

西元一千六百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在此寫下這眾多篇章中的最後一頁。我心情沉重，因為我很快就會……

我深知死亡的境況。它的氣息吞噬著我。在煉獄之中，我不禁驚嘆於上帝的哪一部分，竟允許如此的悲傷和邪惡在他之下橫行。我無法理解——縱然如此，我永遠也無法明白。我的信仰
火焰已然熄滅。我胸中的火焰已然熄滅，我只是等待死亡的降臨。

我應該提醒你要提防議會。議會曾向我許諾了一份契約。此前，

約定是這樣的：我將以翻譯者的身份，為他們破解蓋特石碑上的文字；作為交換，他們將給我自由——足以讓我永遠逃離守護者修道院的自由。我別無選擇，只能答應。

整整兩個季節過去了，我翻譯了他們逐一送到我住處的經文。在我漫長的歲月中，在這短暫的時光裡，我身為虔誠的信徒，生活得無比滿足。囚禁不再成為我的負擔，因為議會把我的住處裝飾得如同君王。一切都已賜予我。

除非我的鎖鏈鬆開，或者教皇衛兵被解散，以及他們那永遠駐守在我家門口的令人窒息的火炬煙霧被驅散。

我一無所缺，唯獨缺少自由，夢想如同束縛雙臂的冰冷鐐銬般真實。然而，在第二季中期，我陷入了無法擺脫的悲傷之中，甚至想要驅散夢想。我從門石的語言中得知了它的目的。它令我痛苦不堪，以至於我停止了祈禱。我的信仰，

我害怕，我將永遠迷失。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死亡。為了神的旨意，我永遠無法掌握祂的方法，但我將永遠明白我在祂裡面的位置。

從那以後，我停止了占卜，這激怒了議會。作為回應，議會搬走了我住處的所有家具，讓我回到為他們效力之前那種可怕的环境。我的身體每況愈下。過了很久，我才同意在他們重申給我自由的承諾之後，繼續進行占卜。

我已完成這項工作，三個季節也已過去。有一段時間，我質疑自己被囚禁的原因。修道院院長只提到一個理由——讓我繼續為神父們提供諮詢。我已經近一個季節沒見過他們了。後來我意識到，我對議會已無用處，我住所的狀況日益惡化便是明證。最終，我明白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我擺脫這種束縛。這是我的遺言，因為我的墨水也已用盡。令我萬分驚訝的是，今天清晨，修道院院長來到了我的房間。他告訴我，我永遠不會被釋放。我記得，這違背了議會的最終決定。

關於石碑的下落和碑文，我了解太多了。相反，議會赦免了我的罪過，給了我一瓶無痛安眠藥，並承諾會為我舉行聖潔的葬禮。

唉，我只有一天的時間來考慮這個提議，因為他明天就會回來。然而，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藥水，否則我將面臨陽光的恐怖。我把一切都留給你，我的兄弟，你能讀懂這些文字，以及門石上所有的原始銘文。願你比我過得更好。願你從我的人生中學習。

的確，我只能帶著甜蜜的悲傷回憶，在歲月中自由遊蕩。我活過不屬於我的人生，在這不屬於我的墓穴裡，卻擁有過一個完全屬於我的夢——一個自由的夢，它比自由本身所能給我的任何東西都更加甜蜜。

我是-

牧師納拉姆辛
理事會翻譯

一陣寒風吹拂著書頁，帶來一股腐骨的氣息。他從桌上拿起書頁，繼續勘察墓室。在遠處的牆壁最深處，一塊布蓋著什麼，完全遮蔽著什麼。他走近。拉撒路抓住那塊布，它卻像蜘蛛網織成的床單一樣，在他指間撕成了碎片。

他小心翼翼地剝開腐爛的布料，露出了

「啊！」他猛地鬆開了手，彷彿被布咬了一口似的。他倒吸了一口氣，他向後倒在地上。一陣寒意襲來，他的心怦怦直跳。灼熱的刺痛感席捲全身。在他面前，殘酷地用鎖鏈綁著一具成年怪獸的遺骸——納拉姆辛的骨頭。他見過無數屍體，卻從未見過怪獸。粗壯的獠牙深深嵌在原本是人類的頭骨裡。翅膀的骨頭散落在屍體下方。拉撒路凝視著自己——一個體型更大的自己——腐爛不堪，被鎖鏈纏繞！

拉撒路陷入了一種極致的恐懼之中——那種令人窒息卻又短暫的境地，介於尖叫和死一般的寂靜之間。如果他不是還活著，他的心臟早已呼喚死神來讓它停止跳動。

他猛地站起身，帶著納拉姆辛的捲軸衝出了地穴。他飛快地穿過貝尼翁隧道，從假牆的破洞中鑽了過去，躍過散落的石塊。轉眼間，他又回到了自己那間潔淨而熟悉的房間。

他躲在被窩裡。在寂靜中，他的心跳和思緒都劇烈波動。他匆忙地把捲軸塞進褥子縫裡，檢查了一下兜帽的繫帶，然後把自己深深地埋進被窩裡。他覺得自己骯髒不堪——內心污穢不堪。他渴望純潔的夢境——任何夢都行，除了自己被鎖鏈束縛的可怕景象。他從未感到如此孤獨，如此受到威脅，甚至如此恐懼，生不如死。

劇烈的心跳和精神的折磨交織在一起，將他捲入了一場扭曲的噩夢。與其說是恐懼，不如說是過度緊張的精神狀態逐漸消退的產物。在夢中，他發現自己赤裸裸地沿著彎曲的樓梯飛奔，朝著更高的地下墓穴入口奔去。他渴望自由——他渴望掙脫隧道的束縛——掙脫那搖搖欲墜的死亡之牆。每一次心跳都意味著他向上攀登了一步，然而，他爬得越快，入口卻離他越遠。在遠處若隱若現。樓梯一層又一層——或許，還有更多的樓梯。

數量之多，甚至足以升天。在漫長而漫長的夜晚，彷彿永無止境，可怕的夢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

晨曦的紅光灑滿加爾迪恩斯修道院。然而，由於僧侶和侍從們都待在各自的住所，晨禱也被取消，昏暗的修道院庭院如同納拉姆辛的墓穴一般死寂。即便如此，在大多數宿舍裡，仍有一位神父跪在……

他蜷縮在木板床的床腳，祈禱著無痛的轉變。在其他人眼中，焦躁的影子在狹窄窗戶的石框內移動，好奇的目光掃過庭院。空氣中瀰漫著不安和緊張的氣氛。

伊凡修士倚靠牢房的窗戶上，向下凝視著交叉的幽靈般的長袍。

庭院裡，他瞥了一眼冉冉升起的太陽，手指緊緊摳著窗框。樓下，儀式開始了，沃尼格院長護送著三位身材魁梧的祭司前往澡堂。

進入修道院後，院長吩咐修士們：“你們，把門門上，各就各位。”

「窗戶。你們兩個——把那東西拿過來。小心它的牙齒！」方丈大步走向靠近東牆的一張石桌。桌面漆黑如煤，顯然是多次火災留下的焦痕。兩名僧侶一同消失在昏暗的澡堂裡，而第三名僧侶則繞過方丈，透過朝向黎明方向的緊閉窗扇之間的一條垂直縫隙向外窺視。

拖沓的腳步聲、呻吟聲和嘶嘶聲表明澡堂後部發生了一場搏鬥。

「小心！」沃尼格大喊。他從長袍裡掏出一個小瓶子，往桌上撒了些香料。他低聲祈禱著。

兩個身材魁梧的僧侶帶著怪誕女妖回來了，押著她往前走，她拼命掙扎。「太陽照耀著牆壁了，方丈！」窗邊的僧侶喊道。

沃尼格點頭表示肯定，嘴裡仍然咕噥著。僧侶把她拖到桌邊，沃尼格

背誦他的手稿；“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 in terra fiat voluntas tua in terra”

怪誕女子雙腳抵住桌沿，奮力反抗她的俘虜。

她哭著對他們說：“Baut! Eca am sha tular!”

方丈反駁道，繼續說：“in terra sicut in caelo. Panem nostrum c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她衝著僧侶們嘶嘶叫著，一邊掙扎著一邊遠離桌子。僧侶們用皮繩銬住她的手腕和腳踝，猛地拽住繩子，讓她失去平衡，然後把她拖過桌面，她的翅膀拍打著他們的臉。僧侶們分居桌子兩側，每人拿著兩根帶子，把她的手腳固定在石板上。掙扎結束了；她

她無法掙脫束縛，只能屈膝坐在地上，凝視著方丈。

沃尼格的眼睛掃過上面的文字。“-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怪誕女子用輕柔的、少女般的懇求打斷了他。“Shat na cawt 嗯？Cawt？”

沃尼格放下手中的書，抬眼瞥了一眼，發現一張溫柔卻又驚恐萬分的臉龐。甚至看到了她那雙湛藍眼睛裡閃爍的淚光。他彷彿第一次意識到，她比他這輩子見過的任何怪誕生物都更像人類。顯然，除了翅膀和耳朵，她看起來就像一個可憐又驚恐的女孩，被兩個身材魁梧、面容陰沉的牧師用繩索束縛著。

沃尼格強迫自己移開憂慮的目光，繼續說：「et nos dimittimus」他哽咽了。他清了清嗓子，「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他的聲音再次哽咽。他戛然而止，猛地轉身，對著澡堂另一頭的牧師喊道：“把那扇該死的窗戶打開！現在就打開！”

兩個僧侶靠在繩索上，向後仰去。她朝他們發出嘶嘶聲。另一位僧侶抓住木百葉窗，卻猶豫了。他回頭望向怪誕雕像，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這時沃尼格發現他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快點，修士！」沃尼格斥責道。神父立刻猛地打開了百葉窗。

陽光灑滿澡堂。

「啊！」一聲刺耳的尖叫響徹修道院。一團灰燼從澡堂的窗戶沸騰。

澡堂的門猛地打開，咳嗽不止的沃尼格踉蹌著從煙霧瀰漫的入口處匆匆走出，揉著眼睛，急忙趕回書房。不遠處，剩下的僧侶們也走出了澡堂，他們抬著另一尊怪誕雕像。又一個被烈日灼傷、雙翼張開的埃爾約。雕像保持著跪姿，仰起的臉龐上刻著無盡的痛苦表情。

穿過庭院，二樓宿舍狹窄的窗框勾勒出一位身材高挑、銀髮環繞的僧侶的身影，他正搗著嘴，淚流滿面。宿舍屋頂旁，另一雙眼睛正俯視著僧侶們和他們的雕像：一雙雙閃爍著光芒的黑色珠子，宛如一隻棲息在庭院梅樹上的烏鴉。它虔誠地註視著三位僧侶抬走最新的「守護者怪誕像」。這是「守護者」們送往義大利中部坎切洛修道院的最後一件「禮物」，這件禮物將被安放在修道院大教堂的簷口之上。

~*~

伊凡走進了地下墓穴入口。他沿著樓梯往下走，遇到了拉撒路，拉撒路正拿著點燃的火把站在那裡，焦躁不安。

伊凡在台階上停了下來。“拉撒路？”

“修士，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昨晚。”

「發生什麼事了？」伊凡急忙走下剩下的階梯。「發生什麼事了？」他繞過拉撒路和一個石角，發現墓穴裡的火把已經點燃了。“你們為什麼這麼早就把火把都點著了，而且是在我來之前？”

“修士，出事了。”

“囚犯？”

“屋頂塌了。”

「什麼？你受傷了嗎？」伊凡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轉過來，像一個嚴厲而憂心忡忡的監護人那樣急切地檢查他。

“不，修士。”

「帶我去看看！」伊凡接過拉札勒斯的火炬，跟著他走進貝尼翁隧道，一直走到盡頭。伊凡高高舉起火炬，踩石頭，仔細檢查隧道的損壞情況。

然後他發現了牆上的大洞，頓時愣住了。

「隧道還在繼續？」他轉向拉札勒斯，難以置信地挑起眉毛。

“確實如此，修士。”

伊凡把火把舉在洞邊，火把的火焰在嗚咽的微風中搖曳。

「待在這裡，」伊凡一邊說著，一邊爬過樹洞。

「可是我已經——」拉撒路突然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

伊凡回頭看著他，“你來過這裡嗎？”

“是的，修士，但是——”

“那麼，我們稍後再討論你的違抗行為。”

拉札勒斯低下了頭。伊凡穿過洞口後，回頭看著他。“好了，過來吧。”

既然你知道路，那就這樣吧。」

拉撒路緊跟在後跳了進去。

伊凡照亮了一座空墓穴，拉撒路緊跟在後。但當伊凡接近最後一座墓穴時，男孩卻掉隊了。

「修士，裡面有——裡面有骨頭，」拉札勒斯指著一扇敞開的門承認道，門的入口處散落著石頭。

伊凡走了進去，拉札勒斯卻仍站在原地。他豎起兜帽下的耳朵。他聽到伊凡輕輕掀開腐朽的布幔——他聽到伊凡屏住了呼吸——他聽到隨之而來的寂靜，當伊凡走出墓穴時，拉札勒斯藉著火把的光芒仔細端詳著他的臉。伊凡臉色蒼白，面容憔悴，卻一言不發。他只是盯著自己和拉札勒斯之間的地板，彷彿陷入了沉思。

拉撒路打破了沉默。“修士，他和我一樣。你看到了嗎？他也戴著鎖鏈。”

伊凡匆匆走過拉札勒斯身邊。「我們得走了，現在就走！」他頭也不回。

「修士，他為什麼在裡面？」拉撒路問道，慌忙跟在他身後。

“我希望你一直待在床上。不要把你看到的一切說出去。不要再問了。”

男孩從他尖刻的言辭中聽出了憤怒。

「請原諒我，修士。」拉札勒斯加快腳步，跟上伊凡快速而穩健的步伐。

他們離開新發現的隧道段後，伊凡要拉札勒斯幫他用之前掉落的石頭封住洞口。拉札勒斯拿來泥刀，又加了幾桶新的砂漿和水。最後，當伊凡確信其他僧侶不會懷疑這堵牆是假的之後，他命令拉札勒斯回到自己的住處，並囑咐他留在那裡。

伊凡很清楚，貝尼恩隧道的修復必須包括抬升…

新砌的牆抵著新發現的假牆。如果他的同僚祭司發現了…

如果怪誕雕像的遺骸被發現，隨之而來的謠言和騷動必然會引發混亂，那麼拉札勒斯很可能會因此受到過多的關注。他一邊思考著修復計劃，一邊走出地下墓穴，走向修道院院長的辦公室，心中暗暗盤算著，心想這件事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畢竟，貝尼恩隧道的年代早已不是秘密。很久以前，他就警告過沃尼格院長隧道終將坍塌，而以它悠久的歷史來看，坍塌只是時間問題。

~*~

修道院裡熙熙攘攘，僧侶和剃著光頭的男孩們擠滿了庭院。遠處傳來大門的鐘聲。過了一會兒，一個身穿長袍的侍從跑過庭院。他像拉撒路一樣——像個麻布幽靈——戴著一個只開了兩個眼洞的面具，頭上還罩著一個兜帽。他飛快地跑過一個僧侶，僧侶斥責了他。“米格爾！”

跑步？」

男孩放慢腳步，加快步伐。走到修道院盡頭，他在格拉特修士面前停下，鞠了一躬。修士注意到他。“米格爾，你的面罩在眼睛旁邊破了。”

破了個洞。請伊凡修士幫忙縫一下，或是重新做一個。

「伊凡修士已經縫好了……新的面具。修士：我……能說話嗎？」男孩含糊不清的說話聲表明，破損的面具下隱藏著嚴重的嘴部畸形。

“那就直說吧。”

「士兵在——在門口！來自阿維尼翁！他們坐著馬車——裡面有個神父！紅色的——長袍，」侍從結結巴巴地說。

「他頭上戴的是什麼，孩子？」格雷特突然驚愕地問。

“他耳朵上戴著一頂白色的帽子，膝蓋上戴著另一頂——很大，還有一頂紅色的帽子。”

「看在聖人的份上，」格拉特吩咐男孩。「聽我說！去通知院長，一位紅衣主教從阿維尼翁來了！現在，快去！」

當格雷特斥責男孩時，男孩鞠了一躬，然後快步走開了。「米格爾！快跑！」侍從拔腿就跑，繞過一個轉角。

鈴鐺叮噠作響，格雷特踱步走向大門。他看到一個高大的士兵站在大門前，一頭及肩的黑色捲髮，留著稀疏的鬍鬚和山羊胡，一雙碧綠的眼睛炯炯有神。一道深深的傷疤在他飽經風霜、飽經戰火的臉上清晰可見。格雷特打開門門，將大門敞開。士兵朝地上啐了一口，然後繞過他。經過時，他冷冷地瞪了格雷特一眼，咕噥道：“要么你需要更大的鈴鐺，要么你需要更大的耳朵。”

格雷特皺起眉頭，低頭看著伯恩船長的唾沫星子。這時，他發現布拉西樞機主教正從馬車裡出來。布拉西走到格雷特面前，把寬邊帽戴在了那雙狡猾的眼睛上。格雷特笑了笑，行了個禮，吻了吻布拉西無力地伸出的手。

修士一邊說話一邊拉著弓。“閣下，加爾迪恩斯修道院深感榮幸。”

你是誰？

格雷特站了起來。“莫里斯·格雷特修士，閣下負責接待客人和監督巡視的負責人。”

「好吧，格雷特修士。護送我去見院長。」修士轉過身，布拉西跟在他身後，隊長走到布拉西身邊，揮手示意四個人跟上，然後說道：“我有兩百人，十四匹馬，六輛補給車。我需要有人照看他們。”

格雷特立刻揮手示意一個神職人員男孩跟在他身邊。「去馬廄告訴費斯托諾修士，我們有客人來了。十四匹馬急需照料。」

男孩歪了歪光的頭，消失了。

格雷特轉向布拉西問道：“或許你和你的手下餓了？如果你們願意，我們可以立即開放食堂和廚房？”

「照辦。」布拉西厲聲說。

格雷特繼續問道：“那麼，閣下，您的隊伍今晚是否仍會留宿？”

“幾天。”

格雷特突然停下了腳步。“天數，閣下？我們修道院可容不下這麼多人！”

布拉西催促他繼續說道：“修士，細節我們稍後再談。首先，要先和院長商量。”

庭院對面，僧侶和侍從們目不轉睛地盯著隊伍——所有訪客都是外國人。布拉西對他們不予理睬，但伯恩卻仔細打量每一個人。他的目光審視著一切。

他們毫無禮貌可言。到處亂跌，量著、估計。一行人走進一棟建築，伯恩在門口打了個響指。他身後的兩名士兵立刻倒下，在門外立正。格雷特帶領布拉西沿著走廊來到修道院長的書房。他輕輕敲了敲門。

一個沙啞的聲音從裡面傳來：「進來！」伯恩再次打了個響指，士兵們立刻應聲，列隊在門外立正。格雷特、布拉西和伯恩魚貫走進書房，發現沃尼格院長背對著他們，面向一排書架。沃尼格緩緩轉過身，全神貫注地閱讀著手中一本打開的書。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卻驚訝地發現辦公室裡站著一位紅衣主教。他恭敬地鞠了一躬。“閣下。”

「方丈。」布拉西回應。

格雷特插話：“沃尼格院長，閣下，樞機主教 恩 ”

“馬松樞機主教”，布拉西用同樣的化名幫助格雷特進行了介紹。

「馬松」在非法取得偽經時。
格雷特一邊向布拉西伸出手，一邊繼續介紹道：“尊敬的馬松樞機主教閣下從阿維尼翁前來，光臨我們修道院。”

「就到此為止吧，格雷特修士。」沃尼格打發他離開，把書放回書架。
格雷特鞠躬後離開。「很遺憾，我帶來了教宗陛下帶來的噩耗。您是否知道，您的上議院樞機主教巴塞利斯特和利安已經去世了？」

「我從最近的信件往來中了解到，」沃尼格承認。伯恩環顧了一下房間。
布拉西臉上露出和藹的笑容。「然而，有時在絕望的陰霾中，我們也能發現一線希望。鑑於此，院長，我也帶來了好消息。」

「啊？」沃尼格笑了。
“你已被任命為次經高級委員會成員。你對委員會的忠誠服務贏得了教宗的極大恩寵。他期待你在阿維尼翁與他會合。”

方丈收起了笑容。“上議院？我不過是個主教。只有樞機主教才能擔任上議院議員。”

布拉西一時語塞，突然鎮定下來，說：“無論如何，你和義大利的下議院院長現在都晉升為上議院議員。”

“多明格斯？”

“的確如此，坎切洛修道院院長多明格斯。教皇陛下已召見你們二位前往教皇宮，刻不容緩。”

“那麼修道院呢？誰來監管？”

布拉西揮了揮手，打斷了他的話，語氣中帶著一絲安慰。「教宗陛下完全清楚這裡守護的是什麼。這正是我來這裡的原因。這也是我們配備重兵護衛的原因。修道院絕對安全。教宗陛下指示我擔任這座修道院的臨時院長，直到他能任命合適的繼任者。此外，另一位由護衛護送的樞機主教正在前往意大利坎切洛修道院的途中，他將在那裡擔任臨時院長，直到找到合適的繼任者。」

布拉西雙手叉腰，笑了笑。“沃尼格院長，我讚賞您被任命為上議院議員，而且我還要補充一點，您多年來對偽經的奉獻也相當值得稱讚。”

沃尼格院長察覺到有些不對勁。在利安樞機主教過世前，樞機主教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樞機主教在信中告訴他，教宗克萊孟仍然不了解偽經會議背後隱藏的秘密目的，也不了解會議兩座修道院的作用，更不了解教宗作為會議正式首腦應盡的職責。

沃尼格質問布拉西：“馬松閣下，自從沒有上議院以來…”

自樞機主教利安去世以來，教宗陛下是如何得知有關偽經的事宜的？

「教宗陛下後來查閱了偽經檔案的記錄，」布拉西反駁。

「然而，一場大火燒毀了它的檔案。尊者又如何能查閱那些早已被燒毀的檔案呢？」

「或許並非所有東西都被燒毀了；我目前無法給出確切答案。不過，您或許可以在拜訪聖尊時，就這些細節向他詢問。」

沃尼格眯起眼睛。“如果陛下不介意，我可以看看教皇的任命書嗎？”

「當然可以，院長。」布拉西從法衣中掏出一封信。

修道院長揭開信上的蠟封，宣讀了命令—教宗克萊門特簽署的命令。

沃尼格重新折疊好信件，仔細檢查了蠟封的兩半。“為什麼上面沒有聖尊的徽章印記？”

布拉西為該文件辯護說：「如你所知，委員會的性質是秘密的。

教宗堅持只有樞機主教才能管理這兩座偽經修道院。

你必須向他傾訴任何困擾你的難題。他希望你立刻這麼做。

沃尼格看向伯恩，伯恩的綠眼睛也怒視著他。沃尼格胸口一沉，向布拉西坦白道：“我無法擔任上議院議員。我年老體衰，時日無多。”

「那麼，院長，你必須將你的情況告知教宗。我只是轉達他的召見。」

“我無法提供服務”

布拉西打斷道：“阿維尼翁的馬洛城堡恭候您的到來，那裡將是您的新居所。您可以在明天之前收拾好您的行李。上尉會安排妥善保管您的個人物品。您也可以安排與城堡裡的修士們會面，告知他們您的好消息，並介紹我為新的院長。”介紹介紹我為新的院長。”

“我一定會的，閣下。”

“方丈，看來您對教宗的決定並不滿意。”

沃尼格表達了失望之情。「到了我這個年紀，我常常會思考死亡。我在地下墓穴裡有一個墓穴，恐怕我永遠也用不上了。」

「院長，你的身後事可以安排。首先，你必須向教宗稟報。在你繼續擔任院長期間，我將住在客房。你務必妥善處理此事。」

衛兵和馬匹都得到照顧嗎？

“我會的。或許我可以安排一個人護送你去”
布拉西打斷了他。“我會找到自己的路，院長。”

「的確如此，閣下。」布拉西示意他和伯恩離開書房後，沃尼格鞠了一躬。沃尼格轉向窗外，目光空洞地望著，手中那封偽造的信件在他虛弱的手中微微顫抖。他想起伊凡和那個畸形的拉撒路男孩；他沉思著自己下令挖掘並為自己預留的墓穴；他預感，他的遺骸很可能永遠不會回到他曾侍奉多年的那座摯愛的修道院了。

沃尼格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布拉西則熟悉了修道院的場地和設施。伯恩上尉率領軍隊搜遍了修道院，並在他認為的關鍵位置部署了守衛。夜幕降臨時，上尉將修道院變成了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沒有入口，沒有出口，每個角落都站著警惕的士兵。

第二天清晨，禮拜結束後，沃尼格院長立即安撫了焦躁不安的修士們，告知他們他將被調往阿維尼翁。中午時分，他登上馬車，由騎兵護送離開。布拉西則以謹慎而迅速的步伐繼續前進。

新任院長召集了修道院的高級修士開會。只有那些知曉門石的存在以及修道院作為其守護者真正使命的人才能參加。他召集會議的理由很簡單：對下級修士進行一番徹底的審查，這與教會調查的慣例如出一轍。

身為大學樞機主教，布拉西對獵巫之術可謂瞭如指掌。他深知，任何宗教裁判所的手段都僵化而簡單：召開集會，確立絕對權威，要求民眾承認罪行，然後透過互相指責的證詞來分裂民眾。

在召集的資深修士會議上，布拉西指示每位神父都寫一封信，並在日落前交給他。信中他希望神父們做到三件事。首先，神父們要...

列出所有修道院的設施和慣例，看看哪些可以改進。雖然布拉西對這些改進建議漠不關心，但這份清單有效地轉移了僧侶們的注意力，讓他們忽略了接下來的兩份清單。這兩份清單才是他陰謀的關鍵，也是宗教裁判所成立的根本原因。布拉西的第二個要求是，請僧侶們提供證詞，指控其他僧侶，列舉所有目睹的、有損僧侶身分的行為。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要求是，布拉西要他們寫下個人罪行的懺悔。他告訴修士們，所有書面懺悔都將保密。

資深修士們對此感到憤慨，但也只能服從。然而，布拉西的行動卻...

儘管這看似殘酷，但事實證明卻非常有效，就像脫粒機脫粒一樣，它將麥子與糠秕分離，將好種子與壞種子區分開來。隨著那些正直善良的修士被剔除，只剩下七名行為可疑的修士。在這七人中，布拉西將奧迪諾修士從名單中劃掉——他不想留下他眼中的「肥胖酒鬼」。

參與蓋特斯通揭幕儀式。布拉西也劃掉了一個義大利名字，因為他希望只有法國人參與他認為的這項法國事業。因此，只剩下五位僧人。

布拉西逐一私下召見五位修士到院長書房。他向每位修士重複了同樣的說法：他奉教宗克萊門特和法國國王腓力二世的共同命令，要利用蓋特斯通石作為對抗英國人的武器。最後，他詢問每位修士是否願意協助他將英國人逐出克雷西。

名單上的五位修士中，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同意幫助布拉西尋找門石，但他們強烈暗示，如果能調任他們擔任修道院地下墓穴的管理者，就足以作為補償。他們想要伊凡和奧迪諾的職位。布拉西同意調任的前提是他們必須幫助他找到門石。剩下的三位修士中，格雷特修士不太願意幫忙；然而，布拉西輕輕推了他一下，又眯起眼睛威脅他，就讓他乖乖就範了。剩下的兩位修士斷然拒絕幫助布拉西，並警告他擾亂門石可能會招致嚴重的後果。布拉西對他們的頑固不肯表示失望，便把他們打發出了書房，只是悄悄地朝站在敞開的門外的伯恩上尉點了點頭。於是，伯恩護送這兩位修士到鄉下休息。

阿博特·沃尼格，他們的嘴唇永遠被泥土封住了。

令布拉西感到驚訝的是，他覺得自己彷彿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

他只用了三條命，就控制了加迪恩斯修道院及其守衛森嚴的門石，並招募了三名高級修士協助他，同時始終對他的意圖保密。

接下來的幾天裡，布拉西把自己關在修道院長的書房裡，仔細研讀長期以來被嚴密保管的修道院手稿，以及他從偽經檔案中撕下的殘頁。還有修道院的教堂設計圖。雖然布拉西一心想著把英國人趕出法國，但他還是確保了修道院的僧侶和侍從們在遵守伯恩日益嚴密的堡壘防禦的同時，也能繼續他們原有的生活。

就像氣氛一樣。

~*~

一位面容黝黑的僧侶靜靜地佇立在修道院馬廄外冥想。多年照管馬廄使他面容滄桑。若非身著僧袍，他或許看起來只是個普通的農夫。他稀疏的棕色頭髮已所剩無幾，頭頂佈滿褐色斑點，那是他多年在戶外勞動的痕跡。費斯托諾修士是資深修士，也是下議院的成員。馬廄和馬匹都由他照管，修道院的侍童們也由他負責，他們負責在加爾迪安修道院和奧爾良鎮的郵政交換站之間傳遞定期郵件。

費斯托諾雙手叉腰，腰間裹著長袍，望著夕陽西下，漸漸消失在地平線那條深邃的黑色線條之後。頭頂上，夕陽的餘暉將高聳的雲朵染成五彩斑斕，彷彿天火般閃爍不定。暮色漸冷，一陣馬蹄聲打破了寂靜。

費斯托諾放下手臂，哼了一聲，快步走到馬廄前面。他預計在天黑前幾個小時會收到郵件。

牧師繞過建築物轉角時，看到一個身穿長袍、提著燈籠的人影。它高高地從修道院北門出來，朝著馬廄走去。快到費斯托諾時，那道身影喊道：“是什麼耽誤了郵遞？”

費斯托諾反問：“你見過我的信差嗎？”

「的確，不久之後，在前門，我和格雷特修士以及米格爾男孩在一起。我聚集他現在應該已經在馬廄了。」

費斯托諾發現修道院前面有個黑影，隨著馬蹄聲越來越近，黑影的距離也迅速拉近。

「到處都是士兵，」那個身影模糊的僧侶抱怨道，同時放下了燈籠。他停在費斯托諾身邊，面對著走近的少年僧侶。「他們把我攔在門口很久。費斯托諾，我現在就告訴你，這其中肯定有蹊蹺。哪個修道院需要軍隊來管理它美好的初衷呢？」

費斯托諾雙手叉腰，眯起眼睛看著他飛奔而去的侍從。

信差勒住了馬韁。費斯托諾抓住馬籠頭，那個剃著光頭的年輕人下了馬。「現在我得在黑暗中照顧我的馬了！你得立刻解釋你為什麼遲到！」費斯托諾斥責道。

侍從鞠躬懺悔道：“請原諒我，修士。我會好好照料這匹馬的，修士。”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把郵袋掉在前門附近了，還得找找。

「半天了？」費斯托諾一邊問，一邊牽著馬走進馬廄。然後他停下腳步，轉過身來。

“她為什麼跟我抱怨？你又騎得太狠了，小子？”

信使再次鞠躬。「請原諒，修士。我想最好在天黑前到達。這樣您也應該預料到我會回來。我離開奧爾良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因為從阿維尼翁來的信使也來得晚。不過，我在前門給馬兒餵了水。」

她在奧爾良只吃得很少。

「我明白了。」費斯托諾拍了拍馬韁，把馬拴在系馬樁上。另一位僧侶舉起燈籠，以便更好地照明。費斯托諾繼續說：“至於你遲到，我以為你…”

天一亮就來向我報告。馬廄需要徹底清理。

“我會的，修士。”

費斯托諾拉了拉韁繩，檢查了一下是否繫緊，然後拍了拍馬的側腹。接著，他解開皮質郵袋的帶子，把它從馬上取下來，然後把郵袋扔給另一位僧侶。「這是你的郵件；把你的燈籠借我一下。」他們交換了信物。

費斯托諾轉過身，將燈籠舉向高高的柱鉤。

「修士，您還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信差問。

「我願意，」牧師回答，一邊費力地擺弄著燈籠。

“我拿到了！”另一個僧侶抱怨道，“你在幹什麼？等等！”

費斯托諾轉過身，發現一名士兵將郵件袋挎在肩上，背著袋子從馬廄裡走了出來，他回答說：“我的命令與你無關，神父。只是郵政信件而已。”

費斯托諾和他的侍從看著僧侶從馬廄裡飛奔出來，並向後面喊叫。

士兵：“誰的命令？把它帶回來！等等！”

費斯托諾揮手示意信差過來，然後抬起馬蹄。

他巡視著自己的坐騎，仔細檢查每一匹馬的健康狀況，同時低聲對侍從說：「仔細聽著。我還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今晚你要躲在馬廄裡，就在上面的閣樓裡。不要讓守衛發現你。天亮之前，你必須動身前往阿維尼翁。」

“的確如此，修士。”

「你要將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送達教宗，這封信需要他立即回復。無論如何，你都要留在他的辦公室，直到他閱讀為止。盡你所能，但要謹記你在教宗面前的立場。明白了嗎？」

「我願意，修士。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都義不容辭。」年輕人微微鞠躬。

“我並不指望你們空手而歸，無論是書面答复還是口頭答复。”

“很好。”費斯托諾說道，“我明天早上會回來，希望你做好騎馬的準備。”

風。這次你將騎上沃尼格修道院長的坐騎。
信差笑了，因為他知道這匹種馬的名聲。

「那就上去吧。」牧師揮手示意他的侍從爬上屋頂橫梁，然後取回燈籠，返回北修道院大門。

夜色漸深，修道院宿舍裡幾乎所有的修士和侍從都已就寢。然而，在費斯托諾的房間裡，一盞油燈照亮了一張古雅的書桌，桌上放著一張寫給教宗的羊皮紙。費斯托諾簽上自己的名字，將羽毛筆插入墨水瓶，吹乾墨水。他仔細閱讀了一封信，信中詳細記錄了布拉西抵達加爾迪安後發生的事情。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詢問教宗克萊門特是否已任命一位來自阿維尼翁的樞機主教接替沃尼格院長。他向克萊門特坦白，他擔心最糟糕的情況發生：樞密院之外的人可能已經發現了修道院守護的「聖物」的存在。費斯托諾小心翼翼地折疊好信件。他用油燈加熱一把刀，切下一小塊蠟，然後用融化的蠟塊封住信件。他吹乾了封口。

突然，油燈閃爍了一下。他手中的信也隨之飄動。一股寒意彷彿湧入了整個房間。費斯托諾轉頭確認窗戶緊閉。在這種不自然的氛圍中

他感到一陣寒意，咳嗽起來，看見自己呼出的氣息中瀰漫著濃濃的霧氣。牧師猛地從桌前跳起來，轉身在昏暗的房間裡四處搜尋，尋找她。

然而，他只在遠處的角落發現了一個站立的輪廓。他側身讓油燈的光芒照亮那模糊的身影。他感到一陣徹骨的恐懼，彷彿被滾燙的焦油河吞噬。石靈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黑色的眼睛閃閃發光，長髮披散，正對著他脆弱的靈魂咧嘴笑著。這位神父和修道院裡的所有修士一樣，都認得她：她是縈繞數百年的魅魔和淫亂者——魅魔女王。

邪惡的母性之源，創造了修道院大教堂露台上所有怪誕的雕像。

「不！」費斯托諾把信塞到身後。

「哎呀，聖人啊，我難道沒讓您滿意嗎？」路西法爾在一千名婦女的合唱中低聲說道。

“我懇求你，向我告辭吧。”

「哦，但我不能，先生，」她冷笑道。

「我已將自己獻給了上帝，」費斯托諾喃喃自語道。如同修道院裡的許多修士一樣，費斯托諾也在大教堂頂上豎立了一尊帶翼的雕像，那雕像已經矗立多年了。

「這就是你所謂的上帝嗎？」她走近他，帶著諷刺的語氣問道。
「他是你們的主和王。滾開，女幽靈！」

露西法爾在他面前停下，將她的雙手背在身後，她天真地問道：“費斯托諾，你想瞞著我這片葉子嗎？”

牧師僵立在那裡，全身顫抖。「奉上帝之名，離開祂的聖地！」
她靠近他，似乎對藏起來的信感到好奇，費斯托諾發現了他凝視著她懸掛在燈光下的豐滿乳房。

「您喜歡她們嗎，大人？她們讓您滿意嗎？」她頭也不抬，用魅惑的低語問道。費斯托諾猛地移開視線，“滾開，妖嬈的魔鬼，以神聖之名！”

她起身問：「離開？你寫了封信召喚我，然後又希望我離開？」她嘴角勾起一抹狡猾的笑容，信隨即燃起熊熊烈火。
他猛地抽回雙手，紙張像一塊易碎的灰燼一樣飄落到地上。

「怎麼樣，是不是很可怕？」她問，手臂隨意地搭在他的肩上。他掙脫開來，跑到門口——可是門沒開。他用拳頭捶打著門，正要尖叫，她卻揮了揮塗著黑色指甲油的手指，他頓時啞口無言。他又一次用力敲門，但房間裡依然寂靜無聲。

「自從你上次嚐到肉體的滋味，也嚐到我的滋味，已經過去了許多年。即便現在，我也知道你下身燃燒著渴望；但我會讓你免受這渴望的痛苦。躺到床上，但記住，我不會躺在你身下。」她揮了揮手，讓他重新開口說話。

「我才不去！」他啐了一口，退到門和牆之間的角落。
她輕盈地穿過房間，把他從角落裡扶出來，一邊低聲安慰他，一邊引導他走向床邊：“聖人，再藉我一次你的種子吧。只有這樣，我才會讓你離開。”

費斯托諾掙脫開來，背抵著牆。露西法爾把他逼到桌子和床之間。她湊近他的臉。
「你依然精神矍鑠，我那身手矯健的聖人。難道我不配得到你的賞識嗎？」她整理了一下他長袍上的褶皺，目光掃過他。
他帶著滿意的笑容看著他。

「我不會。絕不再犯。」他告訴她。在兩人臉龐間的狹小空間裡，費斯托諾用手在額頭和胸口劃了個十字。露西法爾向後靠去，她那雙黑眼睛怒目而視。她一把抓住神父的下巴。說話間，她嘴裡露出了犬齒般的尖牙。「我的耐心快要耗盡了。我之所以徵求你的同意，僅僅是因為……」

你心甘情願地給予。別把它誤認為選擇——我給予的只是尊嚴。你。」

“可是你們為什麼還要繼續造它們呢？它們都死了。暴露在陽光下。變成了石頭。”

她輕笑一聲。“成千上萬人死去，是為了讓成千上萬人得以生存。這就是生命的本質。死亡。除了慾望和罪惡感，你還知道什麼？

“你們的怪誕雕塑都死了！全都死了！它們只不過是教堂頂上毫無生氣雕像而已！”

她凝視著他的眼睛。“別再說廢話了，聖人。你願意借給我你的種子嗎？”

“你將在

她用黑色指甲輕輕一揮，便打斷了他的話，再次奪走了他的聲音。他掙扎著想要轉身，卻無法掙脫她的懷抱。

她皺著眉頭，眯起漆黑的眼睛看著他。「如你所願。我一開始就沒徵求你的同意。」她用手指輕撫他的臉頰，彷彿要探入他的內心深處。

那位神父突然僵住了，全身顫抖；他睜大了眼睛，淚水盈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顫抖的手伸向桌上那把沾滿蠟漬的刀刃。「的確，我親愛的聖人，」路西法爾沉浸在恐懼之中，“你必須將屬於我的東西交給我。拿起它；好好利用它。我是你被放逐的、流浪的神，現在我命令你。”

她笑得像一群女人同時笑出來，聲音也隨著每個字的說話而逐漸變低沉。“從來沒有哪個惡魔神犬遊牧民族像她這樣邪惡”

突然，她的頭顱發出劈啪聲，扭曲變形，變成了一顆腐爛的豺狼頭。她新生的嘴部周圍，皮膚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骨頭。一股腐臭的氣味從她的頭顱散發出來，污染了整個房間。然後，她抓住他的肩膀，湊到他耳邊，嘆了口氣低語道：「——就像我一樣。」費斯托諾看著他的手舉起了刀。

路西法爾撫摸著自己的胸膛，同時像好奇的小狗一樣歪著頭，看著顫抖的刀刃越來越靠近牧師。

“安息吧，聖人，”她用一股令人作嘔的動物氣息安慰他，“這樣我才能將你從人世間的灼痛中解救出來。”

燈芯從幾乎空了的燈中吸走了最後一滴油；它的火焰不規則地跳動著，彷彿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火焰之舞，努力掙脫無情而又籠罩一切的黑暗，以求生存下去。

修道院宿舍外，整個庭院裡，沒有一個士兵看到從神父住所狹窄的窗戶裡透出的微弱閃爍的光芒。沒有人。

只見燈光漸暗，房間越來越黑。沒有一個僧侶從安詳的睡夢中醒來。時間流逝，夜色緩緩消散。

~*~

天亮前，一陣淒厲的慘叫聲驚醒了宿舍，越來越多的士兵和睡眼惺忪的僧侶湧下走廊，朝費斯托諾的房間走去。他們衝進他的牢房，發現房間一片狼藉，家具翻倒，個人物品破碎，撕碎的羊皮紙像雪一樣鋪滿了地板和家具。讓僧侶們像來時一樣匆匆逃離房間的，並非是那數百片羊皮紙，也不是房間的凌亂，讓驚愕的士兵們四散奔逃。真正讓他們震驚的是，牆壁和地板上到處都是血跡，整個房間瀰漫著刺鼻的鐵鏽味。

在他們面前，費斯托諾坐在房間的角落裡，抽泣著，旁邊是他翻倒的……他躺在床上，腿上放著一根木槌，長袍上沾滿了凝固的血塊。他另一隻無力的手被釘在床架上，一把刀刃刺穿了他腫脹的手掌。牧師發現門口擠滿了人，連忙跪了起來，一邊用力地將刀刃捶打得更深，刺穿了手掌和床鋪，一邊高聲吟誦著耶穌受難的經文。

釘十字架。汗水從他額頭滑落，他呆滯的眼神和眼白在房間裡亂轉，如同瘋狗般目光渙散。士兵們衝上前去抓住他揮舞鐵鎚的手臂，他卻在士兵們來得及阻止他之前，一拳打碎了其中一名士兵的臉。費斯托諾被釘在十字架上，氣喘吁籲地倒了下去，士兵們這才鬆開了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手。

可惜，費斯托諾那天就過世了；直到他過世後——在準備下葬時——他的幾位僧侶同伴才發現，他用那把刀殺害的遠不止他自己。

手。在他們看來，這位僧侶顯然是在精神錯亂中自殘了；然而，隨後對他住所的徹底搜查卻一無所獲。布拉西得知此事後，命令那些知曉自殘行為的僧侶們留守。

保持沉默，將費斯托諾的瘋狂行徑從地板和牆壁上徹底清除，然後封存這位已故修士的遺物。宿舍房間無限期地被佔用了。就這樣，裹著布的費斯托諾修士成了這座華麗而裝飾精美的地下墓穴的最新住戶，這座墓穴曾是為已故的沃尼格院長預留的；而對布拉西來說幸運的是，這可怕的干擾恰好轉移了住在那裡的修士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暇顧及他心中更為重要的目的。

【第五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完全是為了獻給……而創作的。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